

上编
现代汉语研究

关于现代汉语语法范畴

学 问

1. 概说

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中，语法范畴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把一组相关的语法形式放在一起，从中提取出一个共同的语法意义，这就是语法范畴。

印欧语言中常见的语法范畴有名词代词的性、数、格等范畴 动词的人称、时、体、式等范畴 形容词的级范畴。表示这些范畴的语法形式是词形的变化。

汉语没有印欧语言那样的形态变化，那样的语法形式，所以汉语的语法范畴自然就跟印欧语言不同。汉语普通话中比较重要的语法形式的有语序，虚词以及词的重叠形式，某些特定的词语组合形式等。至于方言语法形式，要复杂得多。

汉语的语法范畴问题，从文法革新时就已开始讨论。但时至今日，能为许多学者所同意的只是汉语有自己的语法范畴，至于有哪些语法范畴并无统一的看法。事实上，汉语的语法范畴

的研究远远谈不上“深入”。

吕叔湘在《中国语法要略》一书中专门讨论了汉语的范畴问题。他认为汉语中有以下范畴：“数量”、“指称（无定 指定）”、“方所”、“时间”、“正反 虚实”、“传信”、“传疑”、“行动 感情”等。仔细分析，其中一部分其实是从一般的词义概括出来的意义类别，并不是真正的“语法意义”。

我们认为，现代汉语至少有五个语法范畴。这些范畴都有自己特定的语法形式标记。

2. 语法范畴 (1) — 时间范畴

时间是世界存在的方式。任何语言都不可能不具备时间表达系统。但是各个语言观察时间的角度有不同，表达时间意义的方式也不同。汉语时间范畴的语法标记是动态助词，包括“着”、“了”、“过”、“起来”、“下去”等。

观察时间的方式通常有三种：

(1) 绝对时。说话人置身于时间轴上某一点，于是就可以划出“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三大块。印欧语言用动词的形态变化的方式来表示三时，构成动词“绝对时”（*tense*）范畴。

（图 1）

汉语用一般时间词语表示“三时”，但是没有特定的语法形式，所以汉语语法体系中不存在“绝对时”范畴，下面是汉语“三时”句子：

“现在时”你在干吗 现在他在哪个大学？

“过去时”上学期的考试他全部通过。

“将来时”我们明天中午出发。

(2) 过程时。把某一个事件置于时间轴上，说话人则置身于时间轴旁观察。过程时一般叫作“体”（*aspect*）。可以看到两种情况：

A. 事件无起点也无终点 即“无时间边界”。这是一种“泛时”状态,也可称为“类泛时体”。汉语用动词形容词的零形式表示“泛时体”的语法形式如:

他学习英语,我学习日语和法语。

我不抽烟。

他会开车。

B. 事件至少有“起点”或者“终点”之一 即有“时间边界”。在图 2 中用大圈表示一个“有始有终”(即 A,B 不重合)的完整事件。大圈与时间轴交会情况相当繁复 形成各种“体”:

(甲)具有“点”性质的“体”:

A 点起始 ;A1 近时 ;A2 将行 ;B 点结束 ;A—B 之间“进行”

具有此类性质的“体”在各种语言里不尽相同。如果有必要 还可以在时间轴上切分出更多的点 赋予不同的“体”的名称 (比如 :B1 近结束 ;B2 远结束)

(乙)具有“域”性质的“体”:

A 向右“实现”;B 向右“完成”向左“未完成”。

(3) 关系时。考察过程时至少有两个角度:首先把两个事件 E1 和 E2 同时放到时间轴上,说话人置身于时间轴旁,观察 E1, E2 相对位置 孰先孰后 或重合。其次 还可以考察事件 E1 与事件 E2 是否有内在联系 以及联系的性质 诸如 E1 是否延续到 E2 或者 E1 是否影响到 E2。后面的问题虽然重要 但是相关的研究还没有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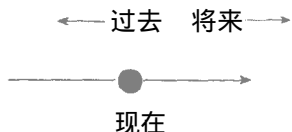


图 1 绝对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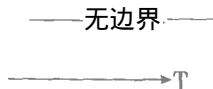


图 2a 泛时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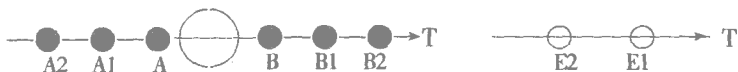


图 2 各种“体” 图 3 关系时

上面所说的三类“时”有的学者分别称之为“时制”、“时体”和“时相”。不同的“时”可以组合使用，成为“混合时体”。比如英语的“进行时体”需要跟“绝对时”组合构成“现在进行时”，“过去进行时”和“将来进行时”。而“现在完成进行时”则是“绝对时”跟两种不同性质的“过程时”所合成的混合时体。

现代汉语带动态助词标记的“体”范畴的具体内容如下：

(1) “实现—及后体”。用动态助词‘了’表示：

吃了饭再去。

近年来，沿海地区开发建设了三百多处海洋和海岛旅游区。

下雨了。

句中“了”表示动作的实现，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句末“了”则表示“新情况出现”或“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个含义的造成在于两个原因：首先，句末“了”跟说话的“当时”有关；其次，说话时的“已实现”跟说话前“未实现”的背景形成对比。于是便产生了“变化、新情况”之义。

(2) “完成—非及后体”。用动态助词‘过’表示：

吃过饭再去。

去过新疆，才知中国之大；到过伊犁，才知中国之美。

他哪儿都去过。

“了”和“过”都与动词的“三时”无关。“实现—完成”属于“过程时”范畴；及后—非及后”属于“关系时”范畴。因此这两个“体”都具有“混合时体”性质。其次，“了”和“过”都是都指“已然”事件，也就是说都可以表示“实现”。这些是“了”和“过”的共性。

那么,二者的区别何在呢?首先在“相对时”轴上,“了”表“实现”占据 A 位置;“过”为“结束”,占 B 位置。其次,“了”具有“及后性”,它的实现“延续”或者“影响”到后面的事件。如果没有后续事件 E2,则 E1 直接跟“说话时”发生关系。也就是“了”的语法指向具有“及后性”。相反,“过”不具有这种语义指向的“及后性”,它跟后续事件 E2 不相联系,也不指向“说话时”。请看下图:



图 3a “了”



图 3b “过”

根据上面所说的道理,很容易解释为什么以下 S1, S3, S5 成立, S2, S4, S6 不能成立:

S1 1917 年俄国人民推翻了沙皇统治。

S2 * 1917 年俄国人民推翻过沙皇统治。

S3 马可·波罗去过中国。

S4 * 马可·波罗去了中国。

S5 他去过了。

S6 * 他去了过。

(3) “持续—伴随体”。用动态助词‘着’表示混合时体。

S1 他们静静地坐着,一声不吭。

S2 干吗老板着脸说话?

(4) “起始体”。用动态助词‘起来’表示。

S1 他拿出信封,仔细地看起来。

S2 她毫不拘束地对着大家大声说起来。

(5) “延续体”。用动态助词‘下去’表示。

S1 说下去,别停下。

S2 只要你坚持做下去就一定能够成功。

很明显，“起来”指新动作/事件而“下去”指的是已有的动作/事件。它们均只指自身，局限于“过程时”范围而不涉及“关系时”。

跟前面 3 种时体相比，“起始体”和“延续体”有开放性。也就是时间语义指向不明确。这就造成一个后果：起始体和延续体成句能力远不如前面三种。如：

“着”：墙上挂着画。“了”：他讲了。“过”：他讲过。

“起来”：？他讲起来。“下去”：？他讲下去。

在“持续—伴随体”中，如动词是表示状态的，“动+着”可以成句，如动词有较强的动作性，那么“动+着”的成句力也很差。如：

空气中散发着香气

？他讲着话。

有几种方式可以使“动+起来/下去”和“动+着”成立。

第一，添加成分，使时间语义指向明确。如：

* 他讲起来 ~ 他讲起来了

* 他讲下去 ~ 他讲下去了

* 他讲着话 ~ 他嘴里讲着话，手里写着字。

第二，让这些结构包容在更大的时间意义结构中。

* 他讲起来 ~ 他一讲起来就没个完。

* 他讲下去 ~ 你让他讲下去

* 他讲着话 ~ 你别看他讲着话，手里可没停过

3. 语法范畴(2)—指称范畴

指称范畴跟名词性成分有关，常见的对立有“有指—无指”，“特指—泛指”和“有定—无定”等。印欧语用定冠词或不定冠词来表示“有定—无定”。汉语没有冠词，表达“肯定”“无定”概念

的手段主要是语序。

简单地说 要是名词 N 出现在 V 的前或后 并形成“有定—无定”对立的话 那么 N—V 中的名词是有定的, V—N 中的名词是无定的。比如:

客人来了 ~ 来客人了

雨下起来了! ~ 下起雨来了!

把这个道理推广到句子中去, 就可以说, 汉语句子的主语有强烈的有定倾向。排斥无定性成分。上面两个例子就很可以说明这一点。

除了语序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语法形式表示有定或无定。

(1) 使用指示代词

那个人 这本书

(2) 使用限定性词语

戴红帽子的人 共和党设计的弹劾程序

(3) 使用某些结构

“把”字结构 把话说清楚

“被”字结构 被雨浇得上下湿透

一般而言, 无定的名词性成分总是趋向于宾语位置, 即置于动词之后。但“把”“被”所带的介词宾语都必须是有定性的。比较下面的两个句子: a. “把话说得很清楚”; b. “说话说得很清楚。”a. 句中“话”是特定的, 有指的, 而 b. 的“话”不是特定的, 而是泛指。

除了“有定—无定”之外, 指称范畴中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对次要的次范畴。

(1) 使用含有疑问词语的特殊结构 表示“周遍性”次范畴。

这儿什么都有。(“什么”表示周遍性)

你想上哪儿, 就上哪吧。(第一个“哪儿”周遍性, 第二

个“哪儿”特定)

(2) 使用重叠形式表示的一些次范畴:

“逐指”: 一本本签上名 一次次重复实验

“遍指”: 家家有余粮 去了三趟, 趟趟成功

“分指”: 一个一个上去领奖 一阵阵下着雨

“累指”: 一幢又一幢的高楼拔地而起 一遍又一

遍地计算

4. 语法范畴(3)——情态范畴

情态范畴的语法形式是动词以及某些形容词的重叠形式:

(1) VV 式: 走走 看看 休息休息

(2) V—V 式: 想一想 查一查

动词重叠之后, 带上了“动作时间短”“动作强度小”的意味, 也就是“量”有弱化趋势。“VV”是“V—V”的紧缩形式, 其弱化程度更甚于后者。在这个基础上, 派生出一系列情态意义和情态功能。

(1) 时间短 动量小:

给我也看一 看, 一会儿就还你。

你别催, 让我想一 想。

(2) “尝试”意味。(VV 后常带上助词“看”)

这菜味道不错, 你尝尝(看)。

让他也生生孩子, 就知道做母亲的甘苦了。

(3) 舒缓语气

我的词典呢? 快帮我找(一)找。

今天乘客多, 请大家往里面挤一 挤。

(4) “轻松”“随便”:

每天上班无非就是喝喝茶, 看看报, 打打电话, 日子好过着呢。

这里摸摸，那也看看，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什么都觉着希罕。

能使用重叠形式的动词，一般都带有‘自主’的性质，即动作者能够自己控制动作或动作时间，次数等。非自主动词要表示“短时量少”，一般要依靠动量补语。如：

* 刚才他睡了睡 ~ * 睡了一睡 ~ 睡了一会儿

* 他哭了哭 ~ * 哭了一哭 ~ 哭了一会儿

* 他病了病 ~ * 病了一病 ~ 病了一阵子刚好

形容词的重叠形式，也会造成意义的变化。当另文讨论。

5. 语法范畴 4) 一数量范畴

任何一种语言，都至少有一套数词系统。汉语不仅有数词系统，还有一套与数词系统配合使用的量词系统。数词和量词一起充当数量范畴的语法形式。

数量范畴的语法意义当然是“表示计量”。但其作用还不止这些。具体说来有以下三点：

(1) 区别“数”和“序”。

印欧语言中，基数和序数有一套形态标志可资区别。汉语中则没有这样的形态标志。虽然汉语用‘第、初’表序数，但其使用范围极其有限，在表示‘楼层、长幼、年月、门牌号、钟点、日期’等时，均不用‘第、初’等表示。此时用‘数量’形式，使‘数’和‘序’不至于混淆不清。如：

“五月”不等于“五个月”；

“三哥”不等于“三个哥哥”；

“八班”不等于“八个班”。

(2) 使本不可数的事物得以计数。

“布”本不可数，加上“米、卷”等便可数：一米布，二卷布；

“水”本不可数，加上量词便可数：一瓶水、一滴水、一点儿水

(3) 由于量词有专化性这个特点,就给所指事物增添了形象和色彩。如:“张”指的是“平而薄的物体”;“层”则只有“平”而无“薄”的限制;“根”指“细长固体”;“汪”总是指“面积有限的液体”。至于修辞色彩,“位”是尊敬说法,“一伙,一帮”专指坏人,而“一群,一批”只是中性的说法。相比之下,“个”这个量词具有很强的通用性,堪称“万能名量词”,因而也就失去了形象色彩。假设我们说:“一个女孩子,披着一个(头)长发,上面穿着一件(件)红T恤,下面是一个(条)裙子,脚下一个(双)时髦的运动鞋,手里拿着一个(束)花,……”那么我们的语言还有什么“形象”和“色彩”呢?

6. 语法范畴(5)——语气范畴

语气范畴属于人类语言共有的语法范畴,因为它是说话人感情表达所不可缺少的。然而表达语气的方式并不相同。语音手段(如,语调)是最常见的语气表达方式。汉语语气范畴的表达形式,除了语调之外,主要是一套语气词系统。语气词系统不仅是汉语,也是汉藏语系及邻近的一些南岛语和南亚语跟印欧语系的一个显著区别之所在。

按功能不同,汉语语气词分成4组:

- (1) 第一组表示“确认”,包括:了¹ 的¹ 呢¹ 来着
- (2) 第二组表示“疑问 祈使”,包括:吗¹ 吧¹ 呢¹ 吧²
- (3) 第三组用来增添说话人感情色彩,包括:啊¹ 呃¹ 嘛¹ 呢³

(4) 第四组只用于应答语,包括:吧³ lei³ 好吧 好 lei³

以上有几个语气词可以辨析如下:

吧¹ 吧² 吧³

吧¹ 用于各类疑问句:他是法国人吧?

吧² 用于祈使句:咱们走吧。

吧³ 只用于应答：好吧。

呢¹ 表示‘确认’（你在干吗？）一听录音呢。

呢² 表疑问：人呢？（人在哪儿呢？）

呢³ 表示感情色彩：三千块钱呢！不是闹着玩的。

语气词“了”和动态动词“了”。

句中“了”总是动态动词，句末“了”则有两种可能①只是动态助词；②是动态助词与语气词的合一。“我知道了”：a.“我知道了”（动态助词）b.“我知道了了”。（动态助词与语气词合一）

语气词‘和结构助词’的”

语气词去掉‘的意思不变，结果不受影响，而‘他会来的’中结构助词‘不能拿掉，否则会影响结构，他是外语系的’。

第一到第三组可以组合使用，但必须遵循一定的语序，即第1组紧靠句子，第3组离句子最远。如：

1+2：他来了吗？你写的吧？

1+3：不早啦（=3+啊）。还小呢嘛！

2+3：快走啵（=吧+啵）

上面例子反映出一种现象，就是使用语气词时，有时会出现合音。下面再举几个常见的合音例子：

下雪啦 啦 = 了 + 啊）

还有三天啵 呐 = 呢 + 啊）

都几点了，快起来啵！（啵 = 吧 + 啵）

走喽！（喽 = 3 + 啵）

语气是属于句子的功能表达。然而从结构上来看，语气词有时只跟句子中某一部分有关。比如：

(1) 附加于全句：

“谁去呢？”应分析为“（谁去）呢？”而不是“（谁）去呢？”

“要是他来了呢？”应分析为“（要是他来了）呢？”而非“（要是他来了呢）？”

(2) 附加于部分词语：

“你来吧。”应分析为“（你来吧）”而不是“（你来吧）”。

“你觉得谁去合适呢？”应分析为“（你觉得，谁去合适呢）？”而非“（你觉得谁去合适呢）？”

尽管语气词在结构上有时只跟部分词语发生联系，但由此可以使得整个句子带上特定的语调，表示特定的语气。

以上谈的都是句末语气词。方梅指出，语气词也还可以出现在句中。出现在句中的语气词，其语气作用往往会减弱。比如：(1)“我吧就特爱钻研。”(2)“袖子里头啊，湿得什么似的。”(3)“打小儿吧，我也以为自己是文曲星下凡。”(4)“反正啊，待会儿再买半斤怎么也够了。”(5)“我这次生病吧，发现许多人都特好。”上面各种“啊吧”已经谈不上什么语气意义了。一般说法是，只起停顿作用。要是从信息结构角度来看，可以发现“啊，吧”前都是次要信息，其后则是重要信息。按表达论的分析，则“啊吧”相等于是“主位”标记。其前面的词语，无论是何种短语，或者只能起关联作用的词语，都是说话的起点。“说话的起点”，就是句子的“主位 (theme)”，而“啊、吧”后面的词语则是句子的述位 (rheme)。功能语法的创始人 Halliday 曾指出，英语里主位述位切分主要依靠句子轻重音的分配，句中停顿等语音手段来体现；而日语中则是用一个特定的语助词は附在主位后，把主位述位分开。汉语的主位有语音特征，也可用“啊吧”这样的形式标记。

除了已经提到的语音手段，语气词之外，一部分副词，代词以及特定的句子格式也可以表示语气。

语气范畴包括语气和口气。语气类别分为陈述、疑问、祈

使、感叹等四大类。口气的研究还不很深入。实际交际中语气类别比较明显一些，而口气则需要细心品味才能体会。要注意的是，句子形式和实际语气有时并不一致：

反问不表示疑问：你说好笑不好笑？

难道不是你的错？

疑问句表示祈使：一共多少钱吧？（=你说一共多少钱吧）

疑问句表示陈述：我哪天去你那儿看看。

参考文献：

- 方梅（1994）《北京话句中语气词的功能研究》载《中国语文》第二期。
- 房玉清《实用汉语语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
- 黄国营（1986）“吗”字句用法研究载《语言研究》第2期。
- 马庆株《汉语动词和动词性结构》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
- ⑤马庆株《汉语语法语义范畴问题》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7。
- ⑥马庆株《语法研究入门》商务印务馆，2000。
- ⑦陆俭明《陆俭明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
- ⑧陆俭明、马真《现代汉语虚词散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 ⑨刘叔新（2000）《谈汉语语法范畴的研究》载《语法研究入门》。
- ⑩胡明桢（1992）《再论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载《中国语文》第五期。
- ⑪胡明桢（2000）《语法语义范畴》载《语法研究入门》。
- ⑫胡裕树《现代汉语》（修订版）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
- ⑬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重印本，1942。
- ⑭《吕叔湘文集》商务印书馆，1992。
- ⑮朱德熙《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

关于现代汉语语法手段

学 问

1. 概说

对外汉语语法体系中，语法手段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现代汉语的语法手段，是具有跟特定语法范畴相对应的特定的语法形式，它具有某种专一性和抽象性。人类语言结构各异，语法形式千差万别，但概括出来的“语法手段”却都颇为相似。诸如 附加 重叠 语序 虚词 内部曲折以及特定句型句式等。

汉语语法手段究竟包括哪些内容，说法不一。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语序和虚词，下面重点讨论。除此之外，重叠形式，语音手段等的作用也不可忽视。至于句型句式，本文将不涉及。

2. 语法手段 1) —语序

语序指的是涉及语法结构和语法关系的某些成分的位置变化而不是某个具体词语的位置变化。比如“我找你”和“你找我”这两个句子 语法结构都是“名—动—名”句法关系(主—谓

一宾)语义结构 施事—动—受事 也都一样 所不同的只是词语的位置变化。而‘小王我找不到’和‘我找不到小王’这两句，除了内部语法不同以外 结构句法上一个是‘主主谓’结构 另一个是‘主—谓—宾’ 语义上各为‘受事—施事—动词’和‘施事—动词—受事’。这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语序现象。

有些语序现象可以放到语用学去讨论。举例来说，口语中常常见到易位现象，经常就是因为说话人急于想突出主要的意思 而把次要的词语扔到了句子的后面：“你走不走？”是心平气和的说法；“走不走 你？”显得有点焦急或催促对方。由于本教材性质的限制，下面的讨论将不涉及语用上的语序问题。

现在来看一组例句。

- a. 每天许多人游泳。 b. 许多人每天游泳。

这两个句子都是‘名—名—动’结构 但表达的意思有不同。B句中‘许多人’是固定的一群人 而 a句中‘许多人’则不是固定的。这种现象可概括为句首名词的“特指性”和后一名词的“对比性”。

在表示几个事件连续发生时常常用连动结构。连动结构中动词一般都按时间顺序排列。比如：“他坐火车去纽约”和“他去纽约坐火车”。这是最简单最自然的语序排列方法。如果要违背这一排列规则，就要用特别的方式来表示。如：“他去纽约是坐的火车”。这就是说，按时间顺序排列是无标记的常序。不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是有标记的非常序。

戴浩一提出的时间顺序原则（PTS）是很有价值的。近年来学术界有人对它作了不妥当的批评。

“有标记”和“无标记”的对立 在语序现象中很普遍。比方，VO（动—宾）是常序，无标记。宾语可以有定，可以无定。若把宾语提前成为 O（宾—动）序。这个宾语就成为有定的了，也就